

责任编辑：龚建星

大妈退休了,路上遇见老同事,真是“久旱逢甘霖”,我的手心搭着你的手背,张三李四,扯东道西,说不完的千言万语。忽来一阵风,要下雨了,大妈拽着对方:“走,车上谈。”因为在上海,前不久,70 岁以上的上海户籍老人,坐公共交通是免费的,于是,公交车成了移动天棚。这种行为就叫“撮便宜”。

庙前碑文,若出自名家,书法爱好者会蒙上纸,用棉毡捶轻轻敲,显出凹凸,再涂上墨,凸出文字,就是一幅影印碑帖,这种手法就叫“撮”(同拓):不费一分,不损他人,好比到海边舀水,上海人称之为“撮便宜”。撮,既妥帖又传神,符合上海人的处世哲学:利己不得他人。“撮”在上海人嘴里读“te”。近十年的上海话越来越简洁,“撮便宜”简化为一个字:“撮”,此时的撮,又回归普通话发音:ta。书画拍卖会上,作为宣传推广的画册,都是奉送的,比出版社印的还要精美,到拍卖会领取画册叫“撮”,“朋友,依又去撮了”。

时下的上海话越来越普通化(话)了,过去读“撮(te)”现在读“ta”,好比“我”读“喔”,大读“da”。过去,“大”读“杜”,大小读“杜小”。

到村前的小河里挑水,是“撮便宜”,属于互联网的概念:分享;到邻居家的水缸里挑水,是“沾便宜”,近似盗窃。菜场里买块姜,卖姜阿婆送

依一根葱,那是“撮便宜”;顺手拿根葱,这叫“沾便宜”,就是湿手沾面粉,“刮皮”朋友。

老同学聚会,散席后,有车族请你搭车,你一定要问一问:“同一方向吗?”倘若同方向,那是“撮便宜”,顺水人情,同一方向但不同地点,到了分岔口坚决要求下车,这叫“拎得清”。装糊涂,不下车,让对方绕圈送

撮便宜

李大伟

你到家,就是“沾便宜”,“人耻之,丘亦耻之”,上海人不为。若相反方向,你拽他他也不坐;若敢坐,那是“不识相”!

上海各大卖场都有定时免费班车,到社区一站站接客人,班车一人也是开,百人也是开,最忌空,最喜满,有人乘机搭乘免费班车,凡是中途下车的,肯定是探亲访友,号称“顺风车”。坐你顺风车,替你捧个场,利人利己,问心无愧,这就是上海人的典型思维方式:上半夜想想自己,后半夜想想人家。上半夜盘算自己利益,有,可以做;下半夜考虑人家,损人利己,不能做,追求“依好我好大家好”。

上海人喜欢撮便宜。撮便宜是一种生存智慧:寻找双方共赢的赢

利点,依要人气,我要免费。最恨“沾便宜”,抽烟只抽“伸手牌”香烟,小勺模子一个。

美国的赌场,每天早晨灰狗到街区接人,他们与中国做法不同,乘客先买 11 元的来回车票,保障灰狗公司有利可图,可以持续不竭。上了车,赌场发券,每人两张,一张是赌场 50 元美元的筹码,到了赌场,不赌的人,可以兑换成等值现金;还有一张是 15 元的就餐券。下午坐车回家,白赚 39 元,相当于当地三小时的最最低工资。

美国赌场的班车,不仅免费,而且有奖。赌场老板赌的是你“忍不住”的贪婪,万一你下场赌一把呢?好比理想,都说不可能,万一实现了呢? 杠头开花。初来乍到,不妨坐一回赌场班车,既体验民情,又浏览风光,沿途一小时都是葡萄园、水果园,还有零钱与饭钱“等你拿”。这趟旅行应该冠名“三得利”,相比大卖场的免费班车更合算,既“撮便宜”又“沾便宜”:先让你“湿手沾



五颜六色

面粉”,倘若你下海捞一把,一不小心赢了呢,那就是“面粉堆里滚一滚”,实践了赌场广告的许诺:“小赌怡情、大赢发家”。

十赌九输,大赌发家,那是“痴汉望天坍,瘪三盼造反”,所以我从不下场赌。那种既“撮便宜”又“沾便宜”,只赢不输的,叫“潮州门槛”。

娘已经能够坐起来了,我问她想吃什么,阿娘气息微弱地对我说:“看看附近能买到黑鱼汤吗,喝了黑鱼汤,阿娘就会有力气了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,迅速跑出了病房。走到医院门口,才发现我没有带钱,于是,又赶紧上楼拿了钱出门。惭愧地说,从小到大,这还是我第一次去饭店点菜。因为急于让阿娘尽快喝到黑鱼汤,我在第一家表示可以做黑鱼汤的饭店下了单,付钱的时候,我问老板多少钱,老板反问我一句“你带了多少钱”,我摸出所有的钱认真地数了数,“七十三块”,老板回我一句,“够了,正好。”临走,我还连声感谢老板。第二天,阿娘一早就醒了,话音似乎多了些声响。她笑着对我说:“昨天的黑鱼汤喝下去真有用,你看,今天我好像长了不少力气。”

“真的!阿娘,只要你能好起来,我再去买。”后来,我才知道,七十三块一份黑鱼汤在那个年代不算便宜,但每每说起这件事,阿娘总会说:“我好得那么快,多亏了宝贝给阿娘买的那么多黑鱼汤。”

“妈妈,妈妈!”思绪被一阵急促而溫柔的呼唤声打断,“唉,宝贝,你怎么来了?你自己坐车的吗?妈妈不是叫你不要自己过来吗,那么远的路,那么热的天,昨天爸爸不是刚带你来看过妈妈吗?”“妈妈,我帮你烧了黑鱼汤,你这两天一直吃医院的粥汤,没什么营养,听你讲过以前照顾阿娘的时候,吃黑鱼汤会长力气的。我今天六点就起床了,到菜场买了黑鱼。”我抬手看了看时间,已过中午十二点了。女儿似乎猜到了我要问什么,于是她继续说:“妈妈,我和黑鱼搏斗了很长时间,你不知道,黑鱼身上黏乎乎的,很滑的,关键是我虽然被除去了内脏,但我



想切块的时候,它还一动一动的,吓死我了!妈妈,你说我把鱼切成一块一块的是不是很残忍?还好我看过你平时怎么烧菜的,我怕鱼太腥,还特地打电话,问过爸爸该怎么去腥味。后来,我烧好了以后,看还没到中午,就想休息会儿再出门,没想到又睡着了。妈妈,你赶紧尝尝吧,要不就凉了。”

看着女儿挂满汗水的脸,我心疼万分,又倍感幸福,此刻,我只想对她说“宝贝,喝了这碗汤,妈妈就长力气了,谢谢你给妈妈的爱!妈妈永远爱你!”

稿子总有可修改的地方,人总有可提高之处。谦虚,事可让人。自尊,心不落人。无有诚心待人,难以心善做事。无私无畏,无欲则刚。自己不贪,还得为公仗义。刚在自我,硬在为公。

在彼,身不由己。于此,心系在义。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总比“乐不思蜀”要好。无论身处喧哗嘈杂还是清静平淡的环境,要学会安然,持有心的宁

静。任何的纷扰置之度外,我心安宁,净土一片,渐行人远,如人无人之境,如过无山之原。人在世,实与己打交道和与人

父母到了耄耋之年,说话间有意无意流露出想与我住在一起的意思。作为人子,我得尽早了却父母心愿。但问题是,我与妻和孩子长年与岳母同住,我父母也搬来的话,因双方老人的生活习惯差别很大,同处一个屋檐下,日久难免产生齟齬。在两种情况下,拖了几年,父亲转眼已近九旬。父母身体还算争气,坚持自己照料自己,但毕竟年岁不饶人,有些力不从心了,我和弟妹们实在放心不下!情势所逼,我思来想去,还是打算把住房和父母决定将来留给我的房子一起卖了,换成面积足够的别墅或者带电梯的高层,与父母、岳母一起住。于是,找房子的“万里长征”开始了。近两年里,我上网,跑中介,穿街走巷,还光顾建筑工地。风里雨里,车轮滚滚,脚步匆匆,心头却常常揣着欢快的小鹿。我憧憬着两家人三代同堂,就餐时满满一桌,欢声笑语;三位老人相互陪伴照顾,花园里转转,晒晒太阳,身边鸟语花香,蜂飞蝶舞,果实满枝,有条件的话再弄个鱼池流泉。然而,因为房子不仅要大,最好带花园,距离医院近,价格能够接受,还要适合高龄老人居住并且便于分隔房间,有了这几点限制,我的美满家园总是漂浮在云里梦里。

我走遍了合适地段的花园别墅和高层小区,一次次满怀希望,一次次希望破灭。有几处原是相中了的,最后却又无奈放弃。记得有一处是家著名房地产商做的楼盘,坐落于最炙手可热的地域,我看中它正气、宽敞的地下室。但这并不计入房产面积的附属部分,却规定要按面积每月交纳可观的物业费!想想这丝毫没有道理,只得忍痛割爱。另一处更邪门,开发销售商是名头吓死人的央企,拿了某商务区内热门地块,建设未动工,预售已如火如荼,不仅房价提前消化了锦绣未来,买房小民还须在一个月內交齐巨额房款,然后等到第三年拿房子!也就是说,商家空手套白狼,用你的钱盖了房,

赚了你的血汗钱,你还得把高额利润提前支付给他们!这对于没有横财不富的工薪族来说,即使忍气吞声,但卖了旧房等新房的漫长过渡期怎么捱?

一定是知道了找房的难处,父亲改变主意,说不搬了,住在老房子也不错!我知道父母到了风烛残年想日子热乎些,希望与小辈在一起,父亲那话完全是违心的。但又能怎么办呢?做儿的只有努力地继续找!

心头希望似火苗,风里雨里到处跑!在找啊找的日子里,死心塌地、无怨无悔地帮我的,是房产中介公司的小哥们。尽管他们有的会玩些这样那样的心眼,但为了满足我的心愿,他们吃苦耐劳,千方百计,上天入地!在心力交瘁、屡屡受挫的时候,我唯有依靠这些拼命三郎,甚至觉得他们才是我最离不开的患难之交!“三千石”的小周,“太平洋”的小罗,“中原”的小张,带着我踏破铁鞋,看过不下几十处的房子,竭尽全力给过我一次次成功的希望。最终,他们付出了那么多,却并没得到预想的结果!他们那和我一样的焦虑,一样渴望的眼神和爆裂的嘴唇,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他们甚至使我改变了对中介人群的整体看法,他们真的非常努力,非常不容易!

因为不容易,我调整了要求,降低了希望。去年末,终于找到了能够凑合的房子,没有花园,好在有电梯。告诉父母时,父亲眼里有明亮的小星星跳跃,倏忽又暗灭了。换房手续进行到半程,父亲因病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回家。93 岁的岳母,不久也进了医院,新家装修后,坚持回来住上一礼拜,又被女儿们送进医院,迷迷糊糊中嘴里时常念叨着新房子,十多天后也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母亲说,她过来的话没人陪她说话了,我则觉得眼下接母亲不是时候了。

眼见新家冷冷清清,空空荡荡。我想,早知如此,换什么房子呢?



电话发明之后,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轻而易举。然而,现实中有一部分人只图自己方便,动辄拿起电话就打,其中突出的情况是扰人。其实,有时即使真有事要沟通,完全可以用短信、微信来传递信息。当然,这其中一部分是老人,可以理解,需要谅解。而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懒于学习或抵制现代化的人,甚至是有意为之者。

因为要将空闲的小房出租,跑到一家全国知名中介,业务员很热情,工作也很周到。登记签合同出租后不会儿,咨询电话不断。开始我还很开心,后来感到不对了:电话是网络打来的,每次业务员都是不同的。原来这家中介为了鼓励每个业务员竞争,采取的是客户网络登记(为了保护房东的隐私,网络上只显示虚拟的电话。但也有其他中介来电,估计是内鬼将房东资料出售给其他中介),不采取专属业务员负责出租户的办法。那么每个人业务员接到要租房业务后,即打出租房房东的电话。我所在的地区有三个分店 100 多个业务员,于是,我一天至少要接几十只电话,实在吃不消,只得将所有陌生来电列入黑名单。

类似的情况还经常发生在我们带来现代生活的快递机构身上。建议这类中介机构改变这种只图自己方便,很少考虑他人感受的销售方法。人们常常说:“电话不要太方便哦。”而我想说的是,“打电话确实方便,但当您拿起电话时,不要由于太方便而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!”

年轻人有许多的事可干,但年轻人有不少的事看不清。看着干,干着看。既不要干瞪眼又不要瞎着干,那你可以看清不少的事而干好更多的事。

自欺,请勿欺人。盛气,请勿凌人。真诚相处,相益久长。平等相待,相衡久远。

视之废物,无有心想。弃之旧物,无有享事。善待万物,珍惜才有心想;善观万物,爱惜才有享事。



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里,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,没精打采的,是渴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的,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;但热闹是它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过去读到“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”这一句时,我总觉得有点奇怪,因为蝉在夜里通常是息歇的,怎么可能鸣叫?是不是朱自清先生弄错了?于是不免耿耿于怀。后来,我又读到辛弃疾词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的句子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我开始动摇了自己的观点,我甚至觉得这蝉晚上或许是会鸣叫的,只不过是偶尔故我们未曾听闻罢了。

尽管我一直想亲证朱自清先生午夜蝉鸣细节的真实性而不得,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。然而,谁也没有想到,就在今年第一号台风“尼伯特”过去以后的那段闷热时间里,我与妻子连续几天在静静的深夜听闻到了蝉鸣声。虽说这突如其来的格外刺耳的鸣叫声吵扰到了我们,但我们并不生气,妻子更是表现得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般兴奋:“哦,原来蝉儿晚上确实是会鸣叫的!朱自清先生固然没开玩笑。”自然,我清晰地记得这样的鸣叫一整夜两三次而已,且发生在形单影只的一棵树一只蝉上而不是一大

雅玩

七夕会

雄蝉的鸣叫,基于腹部的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——由于鸣肌每秒能伸缩约万次,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,能起共鸣作用。雌蝉的乐器构造不完全,不能发声,所以它是“哑巴蝉”。对于蝉的发声的意义,大抵有四种猜测,或曰“歌唱”,或曰“求爱”,或曰“本能”,或曰“散热”。我相信上述四种对于午夜蝉鸣作用的诠释,都该有属于自身的丰富内涵和合理逻辑。这也就不难解释,为什么白天蝉鸣多多、傍晚寥寥、午夜却踪迹难觅的原因。

有一晚,当鸣叫声再次响起,我竟突发奇想:午夜蝉鸣,是否也是因为有些蝉儿知道自己去日无多,因而总想躲开白日的浮躁与喧嚣,给自己的最后登场留下生命中最凄美的一刻、最壮美的姿势?这是多么的让人感慨呀!人生苦短——于宇宙,人生就如流星,我们每个人是否也应该努力为世界也为自己留下最闪亮、最动人的“那一抹”?

而今,随着城市改造步伐的不断推进,城市绿地越来越逼仄,泥地也越来越少,而当蝉赖以生存的空间被无情挤压,城里的人们自然难得听闻蝉鸣声,就像城市湿地锐减孩子们难觅蜻蜓踪影一样。我与妻子为此庆幸自己住在城郊接合部的居民小区,因而尚能听闻蝉鸣以至有福在午夜欣赏蝉鸣——尽管午夜蝉鸣有一点儿叨扰,也有点儿单调,但我们乐意洗耳恭听。



灯花